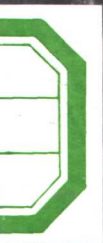


中行



China



中国行

——
记史沫特莱

白黎著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李 萍

封面设计：吕敬人

中国行—记史沫特莱

白 黎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海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3.5印张 4插页 297千字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8.50元

ISBN 7-5006-1310-5/K·201

目 录

序 曲	1
-----	---

第一篇 追求真理

第 一 章 “中国还是中世纪”	11
第 二 章 到达上海	21
第 三 章 和鲁迅相识	36
第 四 章 在伯尔尼公寓	43
第 五 章 为鲁迅先生祝寿	52
第 六 章 节外生枝	60
第 七 章 立足上海滩	69
第 八 章 中国有块新天地	78
第 九 章 赴苏联疗养	87
第 十 章 一个自由撰稿人	93
第十一章 前往西安	101

第二篇 风云突变

第十二章 在华清宫疗养	109
第十三章 “牙科诊疗所”里的聚会	124
第十四章 风云突变	135
第十五章 废寝忘食	152
第十六章 赴陕北苏区	163

第三篇 延安漫记

第十七章 抵达延安	179
第十八章 深夜拜访	188

第十九章	一对“农民夫妇”	200
第二十章	拉毛主席“下水”	209
第二十一章	“中国人种强盛”	219
第二十二章	海伦·福斯特·斯诺到延安	228
第二十三章	交际舞风波	238
第二十四章	“非党的共产党员”	244
第二十五章	芦沟桥的炮声	253

第四篇 太行烽火

第二十六章	南茹村晨曦	260
第二十七章	挺进太行山	269
第二十八章	酸枣红艳艳	279
第二十九章	洪洞县里皆好人	290
第三十章	“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	299
第三十一章	依依惜别	306

第五篇 武汉战斗

第三十二章	“我就是八路军的宣传员！”	314
第三十三章	主教家的“食客”	320
第三十四章	迎接白求恩大夫	328
第三十五章	寻找“南丁格尔”	337
第三十六章	医疗队的急救员	344
第三十七章	撤离武汉	351

第六篇 大江南北

第三十八章	高高的云岭	359
第三十九章	青弋江边的蔡妈妈	367
第四十章	周恩来来到云岭	375
第四十一章	和叶挺军长相处	381

第四十二章	跨越天堑.....	387
第四十三章	大洪山区.....	396
第四十四章	穿越汉宜公路.....	406
第四十五章	别了,英雄的军队	414
尾 声		422
后 记		425

序 曲

历史的长河，不管人世间朝代更迭，沧桑变迁，总是按照自己永恒不变的规律向前流逝。当它流到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的时候，在地球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民族，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二十八年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艰苦斗争，终于赢得了全民族的解放。

中国，北京。

金秋，十月一日。

古老破旧的天安门城楼，经过一番修葺之后，变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那高挂在城楼中心的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给古老的天安门赋予了新的意义、新的生命；那一盏盏摆动着金黄流苏的大红宫灯，给天安门增添了吉祥、喜庆的气氛。朱红的宫墙，耀眼的琉璃瓦，汉白玉的金水桥，秀丽挺拔的华表，都放射着夺目的光彩，显示出气象万千，喜气盈盈的神态。

天安门前的广场上，聚集了三十多万欢欣雀跃的群众。无数面红旗在飘扬，形成了一片波浪起伏、五彩缤纷的海洋。人人满怀兴奋，个个心情激动，参加这亘古未有的开国大典，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几十万双眼睛眺望着天安门，等待着幸福时刻的来临。

下午三时整，毛泽东主席神采奕奕地和他的战友们一齐健步登上了天安门，三十多万群众欢声雷动。开国大典开始，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了二十八响。二十八响，二十八年啊！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历了多么艰难曲折而又漫长的道路，终于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迎来了今天这样盛大的节日。

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毛主席亲手按动了电钮，一面巨大红

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五星红旗啊，无数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旗。为了这面五星红旗的升起，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去战斗；有多少国际主义战士和我们同命运、共患难，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如今，红旗的光辉，铺天盖地，“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毛主席健步走到麦克风前，朝红旗飘卷的广场上深情地望了一眼，他的肩膀和胸膛微微起伏了一下，用浑厚有力的声音宣布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于是，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庄严声音，犹如隆隆的春雷，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滚而过。这庄严的声音，随着强大的电波，传遍了整个世界。

美国，纽约。

一个头发花白，身躯消瘦，满脸病态的女人，用一双干枯的手指，熟练地在一台陈旧的银灰色英文打字机的键盘上飞舞着，打字机发出“嗒，嗒嗒，嗒嗒嗒”有节奏的键盘声。她虽然只有五十七岁，但从外表看去好像一个七十多岁的美国老妪。她虽然疾病缠身，生活拮据，处境困难，但具有印第安人血统的那种特有性格，使她依然目光炯炯，充满着战斗的激情。稍顷，她停住按键盘的手，直起腰来点燃了一支香烟，狠狠地吸了几口，随着又吐出了一团烟雾。烟雾散去，显出一张沉思的脸。高鼻梁，紧锁的眉宇，坚毅的嘴角，蓝眼睛流露着深邃的目光。她一边吸着烟一边沉思着，猛然间，她掐灭了吸得剩下的烟蒂，双手又开始在键盘上飞快地舞动着，打字机发出悦耳的“嗒嗒”声。此时，她正在饱含满腔的崇敬之情，日夜疾书着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突然，从她朋友房间的收音机里传来了庄严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

只听她的朋友高兴地叫道：“艾格妮丝，快来听，我收到中国的广播啦！”

艾格妮丝急步来到朋友的房间，走到收音机跟前，凝神屏息地听着。音乐声刚停，传来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而洪亮的声音。她一下子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叫道：“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了！这是毛泽东宣布的！我终于看到了我为之奋斗的希望和理想变成了现实！”她太激动了，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注入了她的病体，使她一下子变得朝气蓬勃，斗志昂扬了，“我一定要重返中国，吻一吻解放了的中国土地！”说着就拉着朋友跳了起来。

她的朋友笑着说：“你啊，热爱中国简直爱得发狂了！”

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的革命女作家、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她和中国人民一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战斗了十二个春秋之后，一九四〇年秋天，因病请日益严重，不得不从重庆经桂林、香港回到了离别多年的祖国进行治疗。当时，日本刚刚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中国结成了盟国。此时的美国人急切地希望了解有关亚洲的局势和消息。史沫特莱利用这个有利的形势，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争取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她在各种集会上进行讲演，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她的讲演受到了美国人的热烈欢迎，常常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被邀请到各地演说。一度她对政局的见解，在美国似乎占了上风。她把写文章、作报告的收入，以及向美国人民募集来的捐款，统统寄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而她自己却没有一点积蓄，过着极清贫的生活。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除了向报刊写文章，在群众集会上讲演宣传中国的革命外，还积极进行《中国的战歌》一书的写作。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她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〇年在中国的见闻，真实

地记载了她在 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情景，以及她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在太行山区、华北、华南、华东、大洪山区抗日战场上的见闻，报道了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绩。用生动流利的文笔，生动地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真实情况。此书一九四三年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评论界的热烈评论，连续再版，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受到各国读者热烈欢迎，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并被选入一种文学选集。一位评论家说：“是史沫特莱小姐的书，使我经常想起中国的革命。”

一九四四年春天，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获得巨大成功后，移居到纽约州北部的沙拉吐加镇，准备开始写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这里距离纽约市有四五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座落在这个小镇上的耶德庄，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别墅。它原是美国大资本家特列斯克疗养的地方，占地六百多英亩，有森林、小湖、起伏的原野，一些漂亮的小洋楼散布其间。特列斯克临终的时候，留下遗嘱把耶德庄捐献出来，免费提供给文学家们作为写作的地方。史沫特莱住进耶德庄一幢两层的楼房，她清除了周围的杂草，整理了花园，布置了写作室。在这个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她饱含着对朱德将军的崇敬之情，开始了《伟大的道路》的写作。为了写好这本书，实现她多年来为这位农民出身的将军立传的宏愿，她日以继夜地学习中国历史，并写信给朱德将军，希望得到准确的有关资料。中国的信终于来了，这是朱德从延安寄给侨居美国的中国人转交给她的。是一个盖着中国邮戳的小邮包，里边除了朱德亲笔写的一篇自传外，还有两样珍贵的礼物。一样是两枚镶嵌着毛泽东和朱德头像的小圆别针；一样是延安的工人手织的披肩。史沫特莱十分珍惜这两件礼物，她将别针装饰在书架上，旁边还放上花瓶。瓶内插着楠木枝——因为朱德的家乡盛产楠木，朱德

的童年是在楠木丛中度过的。为了体验朱德童年时的生活环境，以便写好朱德，她特地作了这样的环境布置。每当接见来客时，她总要把那件披肩虔诚地披在肩上，对客人自豪地说：“这是朱德将军从中国的延安带来的！”

史沫特莱在耶德庄里除了写作《伟大的道路》外，还不断地被邀请到各处讲演，宣传中国的革命。除此而外，还要经常接待各地的来访者。一九四六年秋天，中国作家老舍到耶德庄来看望了她。当她听老舍谈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生活贫困的情况后，立即和老舍起草了一封呼吁信，马上用打字机打了许多份，分别寄给美国的进步作家们。不久，他们就收到了一大笔捐款。临别时，史沫特莱含着热泪，对老舍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美国不是我要住的地方。我要回到中国去，我爱中国人民，中国是我的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政府的态度就开始急剧右转，用飞机大炮加美元，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像史沫特莱那样真正希望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人，她的日子开始越来越不好过了。一九四九年二月，以“盟军最高司令官”名义，执行美国军队单独占领日本任务的麦克阿瑟将军，利用日本法西斯警察当局汇编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材料，肆意败坏史沫特莱的声誉，并指示特工人员对史沫特莱进行调查。耶德庄的管理人害怕了，不让她继续住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史沫特莱不得不离开耶德庄，中断了《伟大的道路》的写作。为了找一个安定的地方，能够继续写作《伟大的道路》，她搬到了纽约州罗克兰郡一个朋友家里居住。然而她哪里知道，这是美国政府对她的迫害的刚刚开始。

性格倔强的史沫特莱，并没有因为受到这些无中生有的打击而害怕和退缩。而最使她痛苦的是经济的来源中断了，因为没有人敢请她讲演，也没有一家报纸或刊物敢发她的文章。一些过去

的朋友，也和她疏远了。只有埃德加·斯诺这样一些在中国时结识的同行们还和她来往，可斯诺他们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此时的史沫特莱，只得靠朋友的接济勉强生活。尽管生活如此拮据，她仍然坚持《伟大的道路》的写作。

麦克阿瑟接着公布了一份报告，指控史沫特莱一直是苏联国际间谍网的成员。美国的报纸刊出了关于“苏联间谍”的耸人听闻的消息，接着史沫特莱的名字和像片，出现在美国各报纸的头版上。一些法西斯主义分子们，到史沫特莱的住处进行骚扰。这些家伙们写匿名信对她进行恐吓，深夜打电话对她进行谩骂，并下令让她的朋友把她赶走。

史沫特莱愤怒了，决定暂停《伟大的道路》的写作，和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进行斗争。她为了不使朋友受到牵连，便从罗克兰郡搬到纽约市。但是她走了许多出租房屋的人家，一听她的名字，都把她拒之门外。无奈，她只得搬进一家房费极高的旅馆里住下了。

麦克阿瑟为什么要对史沫特莱进行无中生有的诬陷呢？这是有政治目的的。其原因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曾经有一批正直的美国记者到过中国的延安，到过八路军、新四军战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通过耳闻目睹的现实，经过思考 and 对比，看到了解放区欣欣向荣、自由民主，人民当家做主的欢乐景象；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不聊生，政治黑暗腐败。改变了他们当中部分人原来的立场和观点。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地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为了打击这股同情共产党的进步力量，就首先选择了史沫特莱作为第一个打击对象，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一贯敢于斗争的史沫特莱，这时愤怒到了极点，她首先给美国

的内政部长写信，义正词严地对麦克阿瑟提出了抗议：“我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贯是同情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的。为了他们的解放，即使砍掉了我的手臂也在所不惜。对于麦克阿瑟对我的那种无耻用心，恶毒的诬陷，我不能不表示无比的愤怒，强烈的抗议。如果美国政府对于麦克阿瑟那种卑鄙的污蔑不加以否认，我就公开宣布脱离美国的国籍，到中国去加入中国的国籍。”

接着，史沫特莱公开发表了广播演说，发表了声明。她还请了一位律师，准备以诽谤罪控告麦克阿瑟。由于史沫特莱不屈不挠的勇敢斗争，义正词严地驳斥了麦克阿瑟所炮制的谎言，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坚决斗争，终于迫使美国军方向史沫特莱作了正式道歉，并正式发表了声明，说麦克阿瑟是根据日本政府档案中的单方面的材料，对史沫特莱提出指控的，这种根据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撤销了对她的指控，并恢复了史沫特莱的名誉。

这场斗争，史沫特莱虽然胜利了，但是她的健康却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由于她的身体远在和八路军、新四军一块抗日时，就已积劳成疾，经过这次打击，更告不支。同时，史沫特莱发现，美国军方虽然撤销了对她的指控，恢复了她的名誉，但这些对她本人好像毫无益处，并没有改善她的困难处境，她依然找不到一个愿意雇佣她的人。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美国用飞机大炮的援助没能挽救“中华民国”的命运。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们，灰溜溜地逃到一座孤岛上去了，把大陆无可奈何地留给了共产党人。这自然令史沫特莱欢欣鼓舞。尽管她的胃溃疡时时发作，处境更为困难，还是又开始了《伟大的道路》的写作。同时她给朱德将军写信，讲了她同麦克阿瑟的斗争，讲了她的困难处境。并告知《伟大的道路》的第一卷即将完稿，她要在到达中国后，再接着写第二卷，即朱德

六十岁以后的经历。说她重返中国后，一定要吻一吻中国的土地。朱德后来读到这封信时，被史沫特莱那颗对中国无限热爱的赤诚之心，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但是，当时中美关系严重对立，她得不到来中国的签证。她经常对一些朋友说：“我虽然是一个美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但是美国没有我的家，我的家在中国，有一天我总要回到家里去。”

一九四九年深秋，史沫特莱这个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在嗖嗖的寒风中，带着即将写完的《伟大的道路》的手稿，悄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又一次横渡大西洋，到了英国的伦敦。她准备在那里的一位老朋友家，首先把《伟大的道路》完成，然后治好胃溃疡，就到中国去，再接着写朱德将军传的第二卷。

史沫特莱到伦敦后，住在伦敦西郊她的老朋友希尔达·赛尔汶-克拉克家中。她不顾旅途的劳累，立即开始了《伟大的道路》的修改。她要赶在进医院治疗前，把书稿完成。这时，英国政府虽然已经在外交上承认了新中国，但是两国还未互派大使，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可英国人民和侨居在英国的华侨、留学生，经常召开集会，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史沫特莱尽管身体很弱，她总是高兴地去参加这类集会，为扩大新中国的影响而积极奔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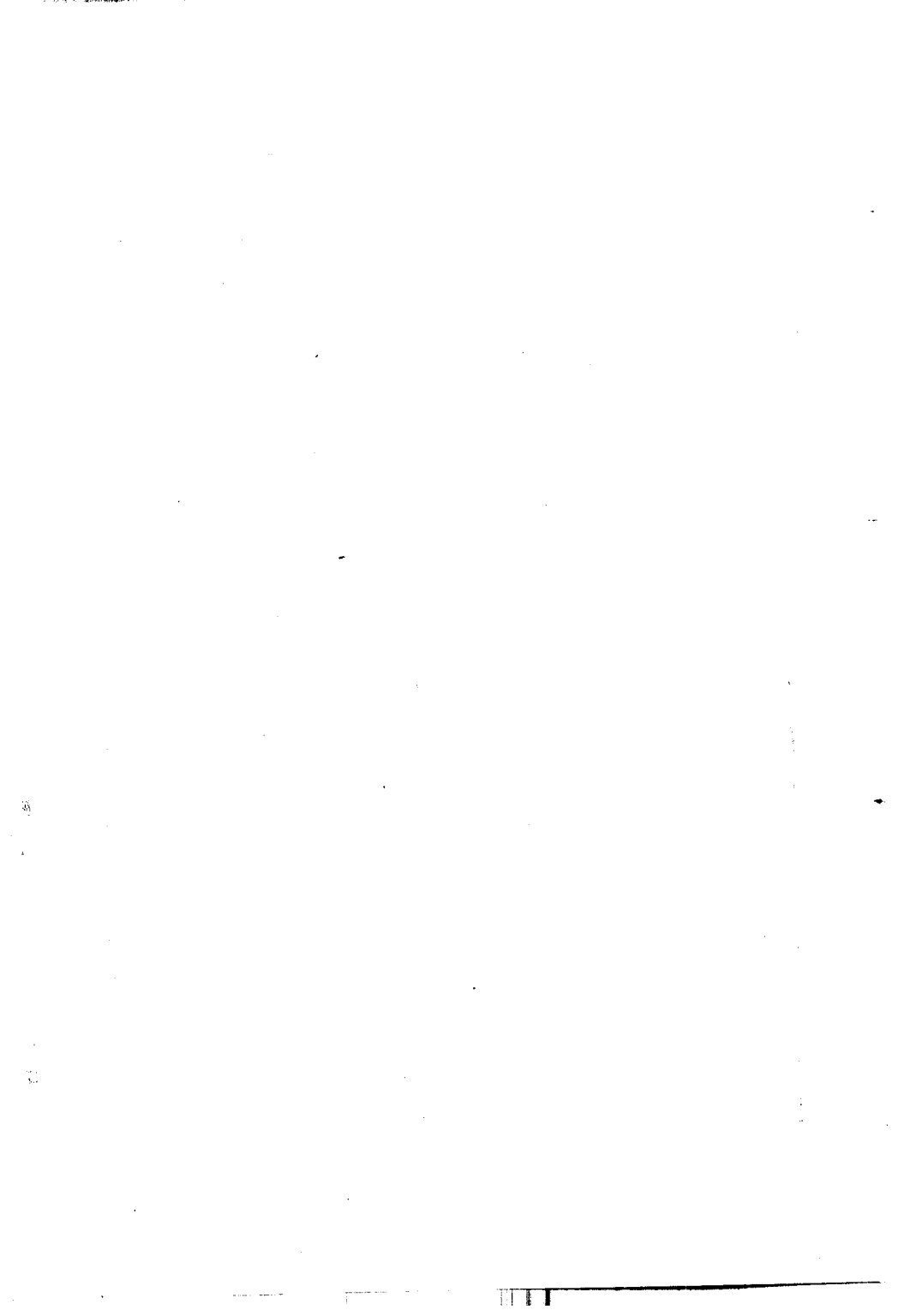
一天，她正在修改《伟大的道路》时，接到英中友协邀请她去伦敦参加一个大会的通知。她立即前往，并走上讲台，充满激情地介绍了她在中国的经历，控诉了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并颂扬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胜利的深远意义。所有的听众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她激情洋溢的讲演，会场上不时地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她的两只眼睛，由于过分的激动而闪烁着泪花。许多听众感动地说：“她对中国的感情，比大海还要深。”

这是史沫特莱最后一次为中国而讲演了，她的健康状况一天

天恶化，胃病发作，饮食难进，只能勉强喝点牛奶维持生命。但她仍不停止对《伟大的道路》的修改。直坚持到一九五〇年四月下旬，在医生的一再催促之下，同时她也感到实在无力再坚持下去了，才住进了牛津的一家肿瘤医院，医生决定给她施行胃切除手术。在手术前，史沫特莱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生命旅途的终点已临近。于是，她饱含着对中国人民真挚的爱，颤抖着手，强支着病弱到了极点的身子，写下了遗嘱。在遗嘱中说，将她的财物，包括存款、稿费、衣物、书籍、打字机、照相机交给朱德将军，把它用在建设强大和自由的中国上；《伟大的道路》书稿，用挂号寄给她在美国的朋友杰克·贝尔登和埃德加·斯诺，以求出版。由于冷战的原因，《伟大的道路》这部佳作，直到一九五六年才问世。遗嘱中还说，要将她骨灰运交朱德将军，请他把它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安葬时要唱中国国歌。

一九五〇年五月四日，医生给史沫特莱施行胃切除手术。这一手术虽然困难，却并无多大危险。然而，史沫特莱的身体却已经衰弱到无力从手术所造成的休克状态中恢复过来了。五月六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这位大地的女儿、美国著名的革命女作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停止了心脏的跳动，走完了她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顽强战斗的光辉一生。

正当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建设着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时候，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逝世的噩耗传来，那些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岁月里，和史沫特莱一块战斗过的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从中央领导人到作家、记者、医生……直到普通的老百姓，都悲痛地流下了热泪。大家纪念她，怀念她。于是，史沫特莱在上海、西安、延安、太行山区、武汉、皖南、鄂豫边区等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而战斗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映现在大家的眼前……



第一篇 追求真理

第一章

“中国还是中世纪”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一列由苏联莫斯科发出的火车，带着西伯利亚的凛冽寒风，喷吐着烟雾，像一头老牛似的喘息着，开进了中国边境的火车站满洲里。火车停稳后，从一节卧铺车厢里走出来一位个子高高的外国妇女。她看上去还很年轻，身上依然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她有着白皙的脸庞，高高的鼻子，浓浓的眉毛，一双蓝宝石似的眼睛，闪烁着炯炯的目光，红红的嘴唇，透着坚毅，脸上浮现出初到中国的好奇与憧憬。她头戴一顶漂亮的皮帽子，身穿一件紫红色的大衣，手里提着一台银灰色的英文打字机，像个男子汉一样利索地下火车。那个火车上的乘务员，帮着她搬下行李，放到了检查站的出口处。她付过搬运费之后，就转身寻找她要换乘的中国火车。这时，一群有八九个蓬头垢面、衣服褴褛的中国苦力，争抢着、撕打着、谩骂着向她的行李扑了上来。她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已经将她的行李一抢而光。有的两人抬一件，有的几个人抬一件，就连她手里提的打字机，也被两个小伙子抢去，提着向她要换乘的中国火车跑去。她反应过来了，他们不是轰抢她的行李，而是抢着要挣她的搬运行李